

治 法 八 要 (续)

——姚国美遗著

杨卓寅 整理

五、论吐法

吐者，涌吐上焦之邪也。胸膈之间，咽喉之地，宜空旷而不宜壅塞，若风痰寒饮，郁闭其中，呼吸为之不利，甚则喉中有声；又或积滞中焦，横加阻隔，胸脘为之满闷，甚则胀痛难忍。是皆攻之不去，汗之不能解，必以酸苦涌泄之法，使邪实在上者，仍从上焦而出，《内经》所谓“其高者因而越之”，“在上者涌之”是也。无如浅见者，以平稳为能事，畏此法之瞑眩，置而勿用，以致当吐不吐，实邪盘踞，清道窒碍，日久生变，甚或强施汗下，诛及无过，正愈虚而邪愈结者有之，邪因下而陷愈深者有之，良可慨也！试观前贤用吐之处甚多，例如《伤寒论》云：“胸中痞硬，气上冲咽喉不得息者，此为胸有寒也，当吐之，宜瓜蒂散。”后世用常山散治疟疾，饮停胁下，病久不瘥，寒热无时，即本此意，此寒饮在上之宜吐者也。《金匱》云：“宿食在上脘者，当吐之，宜瓜蒂散。”后世用藜芦散治膏粱之辈，食物杂进，消化不及，胸膈胀满，即本此意，此积滞在上之宜吐者也。又如卒中风痰，昏不识人，喉间呀呷之用稀涎散，吞烟中毒，面无人色，懊恼异常之用柿油或黄烟袋水，乃风痰中毒之成例。四者同用吐法，急去上焦暴实之邪，使不致久闭久停，蔓延深入而伤其正气，但偏寒者佐以苦温，痰盛者佐以辛开为稍异耳。不独有形之邪，实于胸膈者可与吐法，即无形之寒热，交错于胸中，如太阳中喝，身热疼重，脉微弱者，《金匱》用一物瓜蒂汤，涌吐其胸中之水；干霍乱欲吐不吐，欲泻不泻，腹中绞痛，后世用淡盐汤探吐，交通其中焦之隔绝，良以吐中有散，故可调寒

热而和阴阳也。至于自缢不醒者，以肉桂煎水灌服，缠喉锁喉，喘急垂危者，以杜牛膝捣汁，并雄黄丸灌之之类，一则取其辛温之气，骤灌直入，以通式微之阳气，一则取其开利咽喉，以去壅闭之痰火，所用虽非吐药，仍可得吐。足征前人每遇上焦暴急垂危之症，恒以吐法尽其神化莫测之用，况邪实胸膈，显而易见者乎。要之法以中病为善，固未可以其瞑眩勿用，而养痍貽患也。

六、论消法

消者，消导消散之谓，即《内经》“坚者削之”之旨。凡积滞之邪，或留滞于脏腑，或痞结于经络，皆隐着脂膜曲折之间，故虽偏实，未可取快于一下。必使消化无形，如江河之汀湾洄薄，陈莖丛积，徐加疏浚，自可逐流而散，苟骤决湍水以冲刷之，不仅陈莖难以尽除，堤且为之侵蚀。消法之于积聚，其所以异于攻下者，即欲渐加散导，邪去而无害于正也。盖积聚之成，虽由食痰水血，然必先气郁不舒，运化不良，邪乃得留，深则着于一处，积结不移而为积，浅则滞塞气机，聚散无常而为聚，是食痰水血，特积聚之质，而正虚气郁，实积聚之本，病既虚实夹杂，攻之不免太过，补之又益其壅，消则仅取散导，化而非攻，和而非补，观古方治积聚多用丸散以缓散之，诚得消法之奥旨。然有时或与攻配用，或与补并行者，则以积聚有新久，消法亦因而有初、中、末之分。当其病邪初起，积聚未坚，正气尚强，轻者消之已足，重者兼取乎攻，初治之道然也。洎乎日久，邪气较深，正气较弱，必须攻补相济为用，如以归脾丸送下芦荟丸，五味异攻散佐以和中丸

之类，中治之道然也。若夫病根深入，正气衰残，则当扶正祛邪，助其化机，调其气血，积聚自己，未治之道然也。三者虽以新久轻重而异其治，但积聚根于气郁，消法即以行气为本，无论轻重何若，总当行气，此统言积聚用消之大概。若分析言之，则聚本腑病为阳，但无寒不凝，故消聚之法，多用辛温，以辛能散、温能化也；积本脏病为阴，但郁久生热，故消积之法，必兼咸苦，以咸能软坚、苦能泄热也。且积聚既分食、痰、水、血四端，消法亦因之而有导滞、豁痰、利水、化瘀之别。导滞如三消、保和、阿魏、红丸之类，较之承气急下者不同矣；豁痰如小陷胸、栝蒌薤白之类，较之滚痰降下者不同矣；水则不取十枣之峻逐，而取苓姜术半以制水；血则不取抵当之攻破，而取干漆、鳖甲以行瘀。足征消下两法，划然可辨，然往往每致混用者，以食痰水血，消下所主同源，胀满痞块，其病尤多相似，所不同者，或初起邪结未实，无事攻下，或久病正气兼虚，不住攻下，必取消化散导，乃能行而不伤。后之人遇积聚之宜下者，或喜消之平稳，遇积聚之宜消者，或急下以贪功，消下混施，固多以此。至于脾虚不能化食，气虚不能化痰，以及水因土衰不制，经因血枯而停者，其证亦殊类积聚，下法峻猛，尚鲜误施，消较平和，每易混用，于是行气剋削，不死不已。以上皆用消之通病，学者宜切戒之。

七、论温法

温者，温中以祛寒也。寒凝于中，阳气无权，当行不行，当化不化，或气机凝滞而为胀痛痞瘕，或由无形而及有形，以致痰涎食积。无形气滞，在上者宜温以宣之，以中者宜温以行之，在下者宜温以化之。心肺居上，故叉手冒心之心悸证，宜桂枝以宣心阳。短气而痛之胸痹证，宜薤白以宣肺阳。脾胃居中，故腹胀多取干姜、木香之温脾理气，脘闷多取良姜、砂仁之温胃行气。若夫肝寒疝痛，每用小茴，肾寒胀满，每用肉桂，要皆取其温化达下，直中病所。仲景作栝蒌薤白、理中、肾气之类，

显示三法，诚以温能祛寒，而宜之、行之、化之，助气机以流通，无形之滞，自难凝滞为患，忽此不治，则气不布津，痰涎以生，气不输运，食积以停，于是邪转有形矣。其治又分温开以治痰涎上壅，温下以治寒积大肠，温消以治食停中脘，如三生饮之于风痰卒倒，温开之法也；温脾汤之于痼冷泄泻，温下之法也；枳术丸之于滞气痞闷，温消之法也；斯三者温中之法略备焉。然有中寒夹表，以及表寒宜温者，则更有温散之法，《伤寒论》立麻桂葛根诸方，专事温散三阳之表寒者也。他如桂枝人参汤之治太阴恶寒，下利痞满；麻黄附子细辛汤之治少阴恶寒、脉沉及发热；当归四逆汤之治厥阴寒厥，脉细欲绝；则又温中兼参温散。前者以散为君，而后者则以温为主也。以上皆就寒邪偏实，概论温法，若寒因阳虚而现，阳虚而寒亦盛者，太阴心胸寒痛，有大建中汤；少阴水气眩悸，有真武汤；厥阴厥逆呕涎，有吴茱萸汤之类；用以助阳祛寒。其虚甚而寒不甚者，则必温补，但从固阳潜阳，不祛寒而寒自己，亦随所病之脏而异，当详补法篇中。然本篇有不可不言者，经云寒者热之，寒证而用热剂，似可径投而无所顾虑矣，然有大寒之证，得温反吐者，或寒邪格热，下利而食入即吐，必以干姜芩连人参汤之辛开苦降。或阴盛格阳，厥利而面反赤色，必以白通汤加人尿猪胆汁之与阴同类而反佐之，其病必脉证俱虚，或证实脉虚，与热深厥深真热假寒之证虚脉实者不同，苟不察其几微，每易致混，真热而误投温剂，固令下咽即毙，假热而舍温投凉，则元阳衰败，亦必祸生眉睫，用温法者，岂可不慎思明辨乎。

八、论补法

补者，补其虚也。《内经》云：“邪之所凑，其正必虚。”然有邪实而毫无正虚之象者，但攻其邪已可，有邪正虚实夹杂而现者，则宜攻补兼施。若病因虚显，毫无实象，论治之法，尤非补法莫属矣。盖人身之借以资生者，唯气与血，血统于阴，气统于阳，阳虚则气日衰，阴虚则血日耗，此而不补，则积虚成损，以致阴

竭阳消,补将不及。特以虚有阴阳之分,故补亦分温补、滋补两大类。五脏各有阴阳,故温补、滋补之方,又随所病之脏而异。例如:补中益气汤治少气懒言,咳嗽自汗,肺之温补法也;清燥救肺汤治诸气诸郁,喘咳咽干,肺之滋补法也。归脾汤治怔忡盗汗,神疲嗜卧,心之温补法也;天王补心丹治怔忡健忘,虚烦失眠,心之滋补法也。四君子汤治不思饮食,四肢倦怠,脾之温补法也;参乳汤治消渴善饥,肌肉消瘦,脾之滋补法也。温补肝阳,则有当归生姜羊肉汤之治产后虚弱,腹中疝痛;滋补肝阴,则有大定风珠之治头眩瘈瘲,舌绛脉弱。温补肾阳,则有四神丸之治五更泄泻;滋补肾阴,则有六味地黄丸之治梦遗眩聋。某脏之阴阳偏虚,即随之而各投温滋之剂,以补其本脏之偏,斯为正补之法。其有间接施补者,或因相生而虚则补母,或补先天后天而助其生化之源,以五脏应乎五行,其气相生不已,生者其母,所生者其子,母气衰微,其子必弱,故虚不仅因乎本脏自病,更有母令子虚者。本脏自虚,固当正补,母令子虚,则必相生而补之。如脾不输津于肺,以致肺痿吐涎沫而不渴者,必以甘草干姜汤之补土生金。心肾之阳失其温化,以致脾虚停饮,胸胁支满者,必以苓桂术甘或桂附理中之补火生土。人参养营汤补肝木以生心火,故治血虚惊悸。杞菊地黄丸补肾水以生肝木,故治头目昏眩。若虚劳咳嗽,梦遗失精,水源上涸,相火下炽,必以三才丸之补肺金以生肾水。此虚则补母之法,虚惟不外阴阳气血,然治法则较之正补为尤进矣。前贤有补脾不如补肾,或补肾不如补脾者,则以阴阳气血,必有所本。肾主固藏精气,为先天阴阳生生之根,脾主运输水谷,为后天营卫气血化生之源。各脏之虚,有因禀赋不足,或色欲所伤,遗精痿弱,病关先天者,则补脾不如补肾,元阴元阳既足,气血自能增长。有因思虑伤脾,失其健运,饮食不思,病关后天者,则补肾不如补脾,水谷得化精微,气血自能充畅。但补先后二天,各脏即得其灌溉,故有上病取下,下病取上,或上下俱病而取乎中者,是皆

间接施补,治病求本之法,其法不仅深于正补,即较之虚则补母,亦有隔一隔二之殊,惟其温补以治阳虚,滋补以治阴虚,则与两法无异耳。虽然,气血同源,阴阳互根,阳气得阴血之助而化生无穷,阴血得阳气之行而泉源不竭。故善补阳者,必于阴中求阳,如气因精虚,当以龟鹿二仙胶填精化气,阴虚阳浮,当以大补阴丸育阴潜阳;善补阴者,必于阳中求阴,如精因气虚,当以参茸固本丸补气生精,血因气衰,当以补血汤重用黄芪补气化血。足征以寒热分阴阳,则阴阳不可混,以根本言阴阳,则阴阳不可离,特以虚之既甚,往往气血两伤,故必审其由气及血,或由血及气,而补阳补阴,各随缓急而分先后,如因阳气不能资生,以致血虚肝旺者,斯时虚火易动,口苦目眩,径投温补,反助其邪,必先滋水养肝,平其虚火,而后温补助阳,以竣全功。若因阴血失其濡养,以致枯木贼土者,斯时脾困不化,腹胀少食,径投滋补,反助其壅,必先甘温益脾,助其化机,而后滋养其阴,抵于冲和。所谓急则治标,缓则治本,补法之不可泥有如此者。至于峻补、缓补、平补,则凭缓急以分轻重,暴虚垂危,非峻补无以立救危亡;正虚兼邪,非缓补莫能循序渐进;若体质素虚,邪亦不盛,操之过急,反令其偏,则非平补莫能调理;三者乃用补之定律,无论或滋或温,皆当取准于此,否则补法虽备,中病为难,投无实益,流弊滋多,是果谁之咎乎。

(续完)

马王堆医书国际学术会议 征稿启事

经上级批准,湖南省科协、湖南中医学院、马王堆医书研究会决定联合召开马王堆医书国际学术讨论会。会议将于1988年6月在湖南省长沙市举行,特向国内外有关学者征稿,来稿请于1988年2月底以前寄湖南中医学院马王堆医书国际学术讨论会筹委会。经审稿,入选者将寄给正式通知,未入选者恕不退稿,请自留底稿。